

## 俄藏列昂季耶夫斯基中譯本 《羅西亞國史》考述<sup>\*</sup>

張 雲 馬義德(Maiatckii Dmitri)

(作者單位:濟南大學文學院、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系)

1803年,俄羅斯著名的歷史學家卡拉姆津<sup>①</sup>,被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任命為宮廷歷史學家,他隨即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俄羅斯國家史》的撰寫中。遺憾的是,一直在他臨終前(1826年),這部著作仍然沒有完成。在卡拉姆津生前,是書前十一卷,先後在1816至1817年(前八卷)、1821(第九卷)、1824年(第十、十一卷)相繼出版,最後一卷即第十二卷則在1829年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版。1821年,當卡拉姆津還在撰寫國史的時候,一名叫列昂季耶夫斯基的年輕人則帶著《俄羅斯國家史》的前八卷,踏上了遠去東方的征程。在北京生活的幾年間,他嘗試著將《俄羅斯國家史》翻譯成中文。

---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聖彼得堡大學館藏漢籍專題研究(項目號:19CTQ014)”、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俄藏中文古籍的調查編目、珍本複製與整理研究(項目號:16ZDA180)”成果之一。

① 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俄羅斯著名的文學家、歷史學家。1766年出生在伏爾加河之畔的辛比爾斯克城市旁邊,1826年去世。卡拉姆津青年時期即開始文學創作和歐洲經典的翻譯。1789—1790年,卡拉姆津去德國、瑞士、法國、英國等地旅遊。在德國認識了著名的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在巴黎目睹法國大革命。返回俄國之後,他創辦了《莫斯科雜誌》(《Московский журнал》),連載的《俄國旅行者的信》(《Письма рус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1790—1801),是俄羅斯旅遊文學最早的一部作品,短篇小說《可憐的麗莎》(《Бедная лиза》)成為俄羅斯感傷主義文學的經典著作。《俄羅斯國家史》是他的歷史代表作,也是俄羅斯歷史上最早的一部俄國通史。

今天，俄羅斯聖彼得堡三大館藏漢籍文獻的機構：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以下簡稱“東方所”）、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以下簡稱“聖大”）、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都收藏有列昂季耶夫斯基的中文譯本《羅西亞國史》，但遍尋海內外其他館藏，則未見著錄。當前，我們可以看到對《羅西亞國史》的粗淺介紹，而對這部作品的版本、文字內容的差異等，尚未見相關研究成果。筆者通過全面調查及細緻分析，在此對這部作品進行一次較為詳細的揭示。

## 一 譯者列昂季耶夫斯基

薩哈爾·費多洛維奇·列昂季耶夫斯基(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Захар Фёдорович)<sup>①</sup>，俄羅斯 19 世紀著名的漢學家、翻譯家。1799 年 1 月 15 日，出生在位於莫斯科不遠的雅羅斯拉夫爾城市，父親是公證員。1816 年，列昂季耶夫斯基以優異成績中學畢業，隨即被推薦到聖彼得堡大學數學系深造，但他本人卻對繪畫與外語情有獨鍾。或許正因如此，在二年級的時候，當俄國政府招募第十屆駐北京傳教團成員時，他隨即提交了申請，並最終得到通過。

自 1821 年一直到 1831 年的十年間，列昂季耶夫斯基一直待在北京。期間，他努力學習漢、滿、藏、蒙古等語言，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習俗等。同時，他還為傳道團圖書館、科學院、外交部以及俄著名的東方文獻收藏家希林格(Шиллинг фон Капштадт, 1786—1837)購買了不少中國圖書。在北京的這段生活，他都有詳細的日記記錄下來。日記現藏在東方文獻研究所，殘缺，僅存 480 餘頁<sup>②</sup>。

① 列昂季耶夫斯基的生平可查看：Шубина С. А. Захар Фёдорович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1799—1874) //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ып. 3. СПб.: СПбГУ, 2001. С. 99—112 (梳篋娜 С. А.《薩哈爾·費多羅維奇·列昂季耶夫斯基(1799—1874)》，《東正教在遠東》第 3 期，聖彼得堡：聖彼得堡大學，2001 年，頁 99—112)。

② 請查看：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З. Ф., Выписки из дневника. 1820—1831 гг. Архи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ИВР РАН), фонд 42, опись 2. № 9. (《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日記摘錄(1820—1831)》，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局，櫥櫃 42，第 2 集，9 號文件)

從北京回國後，列昂季耶夫斯基長期就職於俄外交部亞洲司，主要從事翻譯的工作。期間一段時間，他還為俄美公司教授職員漢學。1866年，他從亞洲司退休，兩年後，回到故鄉雅羅斯拉夫爾居住。退休後的列昂季耶夫斯基靠著國家提供的1000銀盧布過著拮据的生活。他和妻子育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由於兒子相繼因病早逝，沉重的打擊也使妻子離開了人世。這些，也給列昂季耶夫斯基晚年帶來了巨大的悲傷，他在忍受親人離世的同時，還要時時接濟住在聖彼得堡的女兒。1874年7月21日，列昂季耶夫斯基離開了人世。

1831年，回國不久，列昂季耶夫斯基就在聖彼得堡瓦西里耶夫斯基島開了俄羅斯最早的中國文化私人博物館<sup>①</sup>，主要展示他在中國收集的一些物品：包括繪畫、地圖、衣冠、鞋子、首飾、日用品、書籍等等。《北方蜜蜂雜誌》的記者1832年8月參觀了他的博物館，進行過三次報導<sup>②</sup>。據報導，當年列昂季耶夫斯基的繪畫收藏包括描繪道光帝、孝穆成皇后、道光帝的母親、兒子、寵妃等五幅水彩畫。那些畫非常難得，因為這是列昂季耶夫斯基冒著生命危險花了五年的時間才說服一位見過皇家的畫家幫他繪製的。1837年他把這些畫通過外交部部長卡爾·內斯爾羅德（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贈給沙皇尼古拉一世，獲得賞賜兩千紙幣盧布<sup>③</sup>，這些畫目前藏在冬宮博物館。列昂季耶夫斯基私人博物館1868年關門。當年他將其收藏的

①其實這就是他在聖彼得堡住所，具體地址為第十五條線62號樓（15-я линия, д. 62）。

②請查看：*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З. Ф.*，*Путешествия: Кабинет китайских редкостей, принадлежавших З. Ф. Леонтьевскому, члену сменной нын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 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 1832. № 191, 192, 193（列昂季耶夫斯基*З. Ф.*《旅遊活動：前一屆傳道團的成員列昂季耶夫斯基收藏的中國稀物之室》，《北方蜜蜂》，1832年，191、192、193號）。

③請查看：*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фонд 161-IV-10，опись 129，1837，дело 1，л. 5（俄羅斯帝國對外政策檔案館，櫥櫃161-IV-10，第129集，1837年，文件夾1，頁5）。也可以查看：фонд 161-IV-1，опись 117，1836-1869，дело 6，часть 1，л. 76（俄羅斯帝國對外政策檔案館，櫥櫃161-IV-1，第117集，1836-1869年，文件夾6，第1部，頁76）。

一部分紙質資料賣給沙皇公共圖書館(即今天的俄羅斯國家圖書館)<sup>①</sup>,將其個人漢籍收藏捐給了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sup>②</sup>,將其文物賣給彼得大帝國家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sup>③</sup>。

列昂季耶夫斯基對俄羅斯的東方學,特別是漢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先後在俄羅斯衆多刊物、雜誌上發表了三百多篇關於中國的文章、信件、歷史作品的翻譯等。1820年,他模仿中國史書列傳的形式,編寫了《對中國大臣的描述》一書,介紹了清朝二十位大臣的生平。列氏還編纂了當時最全面的漢滿俄對照詞典,這部詞典有十五冊三千五百頁,目前藏在東方文獻研究所,至今仍為研究滿文學者的重要工具書之一。1850年,列昂季耶夫斯基還與沙皇公共圖書館合作,編寫了該館館藏漢籍目錄<sup>④</sup>。

列昂季耶夫斯基也是一位優秀的翻譯家,他酷愛中國文化,將很多中文典籍翻譯成俄文,1835年,由他翻譯的《西遊記》在聖彼得堡出版<sup>⑤</sup>,這是

- 
- ①請查看:Яхонтов К. С.,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Пб., 1993 (雅洪托夫 К. С.,《俄羅斯國家圖書館館藏中文抄本與木刻本目錄》,聖彼得堡,1993年); Васильева О. В. Собр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исунков З. Ф. Леонтьевского //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собраниях и архивах Отдела рукописей и редких книг ГПБ: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Л.: ГПБ, 1988. С. 83—90(瓦西列娃 О. В.《列昂季耶夫斯基 З. Ф. 中國圖畫收藏》,《國家圖書館手稿部收藏與檔案資料中的文獻研究:學術論文集》,列寧格勒:國立公共圖書館,1988年,頁83—90)。
- ②雖然關於此事的記載在圖書館登記資料尚未找到,但是圖書館一部分中文刊刻本與抄本有列昂季耶夫斯基的手寫記載及簽字。這種書都集中在一個書櫃裏,書封面或函套上都能看到含“L”字母加編號的舊索書號,而此字母就是列昂季耶夫斯基姓的首字母。
- ③收藏目錄請查看:Отдел Восточ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Опись коллекции № 75, 1 декабря 1997 г. (博物館東亞、東南亞部,第75號收藏目錄,1997年12月1日)。
- ④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et xylographes orientaux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Ed. by B. Dorn. St. Petersburg: 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1852. (B. 多恩主編《帝國圖書館館藏的東方抄本及木刻本目錄》,聖彼得堡:帝國科學院,1852年)。
- ⑤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 Пер. с кит. З. Леонтьевского. СПб., 1835 (《旅行家》,聖彼得堡,1835年)。

該書最早的俄文譯本。此外，他還翻譯了《示我周行》《西域聞見錄》《恰圖志》等中國經濟地理方面的書。而《羅西亞國史》的翻譯，則是他從事俄文漢譯的一次偉大嘗試。

## 二 《羅西亞國史》諸本關係及差異

### (一)《羅西亞國史》諸本概況

1968年，蘇聯漢學家別什季奇和齊一得在《亞非民族》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卡拉姆津漢語版〈俄羅斯國家史〉》一文<sup>①</sup>，詳細介紹了蘇聯各圖書館發現的譯著手稿，其中一份為草稿，藏於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圖書館（即今聖大東方系圖書館），另外6份謄清稿分別藏於列大東方系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和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手稿部（即今東方所）。2016年，聖彼得堡大學薩莫伊洛夫教授發表一篇文章提到藏在東方系圖書館另外一部謄清稿<sup>②</sup>。這些學者的研究，對我們理解《羅西亞國史》基本信息提供了幫助。但諸本之間的聯繫與特點等問題，尚值得進一步的探討。目前所知，俄藏《羅西亞國史》的數量即上所言的8部，其中，聖大東方系藏有3部（索書號為：xyl. F-60、xyl. 1062、xyl. 2565），東方文獻研究所藏有4部（索書號為：M30、C85、C86、C87），國家圖書館藏1部（索書號為：Dorn 745）。《羅西亞國史》共9卷，每部書共9冊，每冊為1卷，現將各書的基本版本信息列表如下：

① Пештич С. Л., Циперович И. Э.,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 М. Карамзина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М., 1968. № 6. С. 125—126. (別什季奇、齊一得《卡拉姆津漢語版〈俄羅斯國家史〉》，《亞非民族》第6期，莫斯科，1968年，頁125—126)。

② Самойлов Н. А., Китай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художников XVIII - XIX веков // Вестник РГНФ, 2016, № 1. С. 25—41 (薩莫伊洛夫 Н. А.《中國在俄羅斯十八十九世紀的畫家之作》，《俄羅斯人文科學基金會學報》第1期，2016年，頁25—41)。

索書號	冊數	行款	板框、書的大小
M30	全,共 9 冊	10 行 20 字,朱欄,朱口,四周雙邊,雙魚尾,魚尾下寫書名、卷數、頁數	34 * 24.2 釐米;42.4 * 27.1 釐米
C85	全,共 9 冊	8 行 20 或 21 字不等,黑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魚尾下寫書名、卷數、頁數	27 * 18.3 釐米;27.6 * 18.3 釐米
C86	全,共 9 冊	8 行 20 或 21 字不等,黑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魚尾下寫書名、卷數、頁數	27 * 18.5 釐米;27.6 * 18.5 釐米
C87	殘,存第 1—5 冊	8 行 20 字,黑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魚尾下寫書名、卷數、頁數	27 * 18.3 釐米;27.6 * 21.5 釐米 (冊 1) 27 * 18.5 釐米;27.7 * 18.5 釐米 (冊 2—5)
Dorn745	全,共 9 冊	8 行 20—22 字不等,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魚尾下寫書名、卷數、頁數(其中冊 1 是 8 行 16 字)	27.4 * 18.3 釐米;27.6 * 18.4 釐米
xyl. F—60	全,共 9 冊,其中第 9 冊為配補。	8 行 24 字,朱欄,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魚尾下寫書名、卷數、頁數	34.6 * 24.5 釐米;41 * 27 釐米 (冊 1—8) 27.4 * 18.7 釐米;28 * 18.2 釐米 (冊 9)
xyl. 1062	全,共 9 冊	8 行 20—21 字不等,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魚尾下寫書名、卷數、頁數	27.3 * 18.6 釐米;27.9 * 18.6 釐米
xyl. 2565	全,共 9 冊	8 行 20 字、21 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魚尾下寫書名、卷數、頁數(其中冊 2 與 3 為 8 行 16 字)	27.1 * 18.5 釐米 28 * 18.5 釐米

通過這些行款信息,可以看出:M30 與 xyl. F—60 在大小上更為接近,比其他諸本開本明顯大的多。而 C85、C86、C87、Dorn745、xyl. 1062、xyl. 2565,板框、書的大小基本一致,行款也基本相同(其中,Dorn745 的冊 1 與

xyl. 2565 的冊 2、冊 3 行款相同，異於其他諸冊），較之前二者，開本較小。再看一下每卷的頁數，如表所示：

索書號	冊 1	冊 2	冊 3	冊 4	冊 5	冊 6	冊 7	冊 8	冊 9
xyl. F-60	表文(滿),5	37	22	30	27	34	30	70	22
	表文(漢),3								
	序,11								
	卷一,15								
M30	序,12	40	22	28	25	33	28	61	22
	卷一,17								
xyl. 2565	序,14	36	29	30	27	37	31	76	25
	卷一,19								
xyl. 1062	序,14	45	24	30	27	37	31	76	25
	卷一,19								
C85	序,14	45	24	30	27	37	31	76	25
	卷一,19								
C86	序,14	45	24	31	27	37	31	76	25
	卷一,19								
C87	序,14	45	24	31	28	缺	缺	缺	缺
	卷一,19								
Dorn745	表文,3	45	24	34	27	37	31	76	25
	序,4								
	卷一,30								

從表中，可以看出以下差異：

1. 冊一有表文的只有 xyl. F-60 與 Dorn745《國史》兩部。且前者尚有滿文的表文。

2. 大本《國史》xyl. F-60 與 M30 頁數基本相同,相差較大的是第八冊,有九頁之多。

3. 小本《國史》xyl. 2565、xyl. 1062、C85、C86、C87、Dorn745 之間多數冊的頁碼是相同。相差較大的是 xyl. 2565《國史》冊二、冊三與其它五部差別較大,Dorn745《國史》冊一與其它五部相差甚大。

我們再對文字內容進行逐冊比對,發現以下異同:

1. 第一冊序文與卷 1 內容,Dorn745《國史》明顯與其它書內容有異,餘 7 部書內容相同。

2. 冊二卷 2 內容,xyl. 2565《國史》明顯與其他書內容有異,餘 7 部書內容相同。

3. 冊三卷 3 內容,xyl. 2565《國史》明顯與其他書內容有異,餘 7 部書內容相同。

4. 冊四至冊八,卷 4 至 8,所見各部書內容相同。

5. 冊九卷 9 各部書基本相同,唯一區別體現在結尾上,其中聖大 xyl. F-60 與東方所 M30《國史》結尾相同,剩餘五部結尾相同,如表:

	冊九結尾
xyl. F-60	我羅西亞戰於坡勒沙國芸者不變,汝等臨我疆土,尚其亦如斯云。
M30	我羅西亞戰於坡勒沙國芸者不變,汝等臨我疆土,尚其亦如斯云。
xyl. 2565	犁特挖劫掠鄰邦器械,止於以耕以戰,弗欲交易營生,索莫咧那斯克苦悻,隕
xyl. 1062	犁特挖劫掠鄰邦器械,止於以耕以戰,弗欲交易營生,索莫咧那斯克苦悻,隕
C85	犁特挖劫掠鄰邦器械,止於以耕以戰,弗欲交易營生,索莫咧那斯克苦悻,隕
C86	犁特挖劫掠鄰邦器械,止於以耕以戰,弗欲交易營生,索莫咧那斯克苦悻,隕
Dorn745	犁特挖劫掠鄰邦器械,止於以耕以戰,複欲姣易營生,索莫列那斯克苦悻,隕

比對可知,前兩部書的結尾比後五部書的結尾尚多有一頁餘的內容,後者“隕”字後,應接“亡者衆”等四百一十多個字,一直到“尚其亦如斯云”止。

同樣是列昂季耶夫斯基的譯文,幾部作品之間的版本特點及內容上的差異,是我們下面



論述的重點。

(二) xyl. F-60《國史》是其他諸本的稿本

據上可知，聖大 xyl. F-60《國史》前八冊開本甚大，紙張精良，顯示了其獨特性。同時，該書有少量朱筆及大量墨筆批改的痕跡，或刪、或增、或乙，顯示出這部稿子在完成之後，又經過了認真的修潤。這些旁批側改的內容，在其他諸本中，則乾淨地寫入了正文。我們以開本一致的東方所 M30《國史》為比較對象，對冊一的內容進行比對，即可發現此種情況，試舉一例。

聖大 xyl. F-60《國史》序文：“多納帝之即位時，羅西亞人衆阻撓，不欲與元他塔爾汗輸納，如諾窩國嚶德國。……嗣君未即位之頃，民之若何安堵，如哦咧果攝政王於義果爾帝子之時。”(序文 3b)

這段話改動之處有：

1. 朱筆點去“與元”二字，於“輸納”後補上“於元”。
2. 墨筆圈去“他塔爾汗”四字。
3. “窩國”中“國”字圈去，旁改爲“果”，並乙於“窩”字前。
4. “攝政王”乙於“哦咧果”之前，“帝”乙於“義果爾”之前。

再看東方所 M30《國史》，與 xyl. F-60《國史》改動之後的內容基本一致(只有一處“果”字未乙於“窩”前)。如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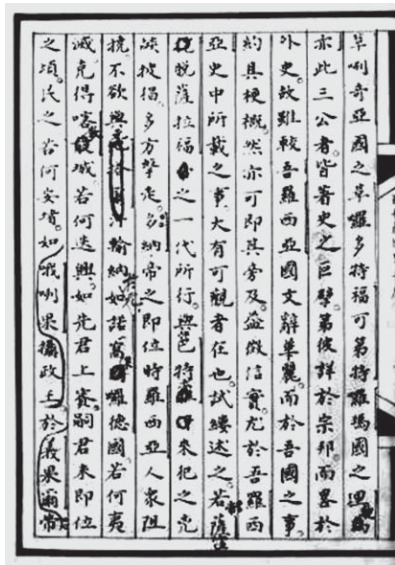


圖 1: 聖大 xyl. F-60《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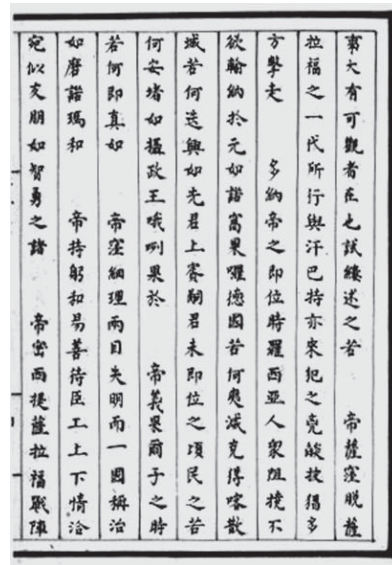


圖 2: 東方所 M30《國史》

比對其他版本,情況基本相同。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聖大 xyl. F-60《國史》為稿本,其他幾部內容相同的書為清本。

### (三)Dorn745 卷 1 與 xyl. 2565 卷 2、3 為別於它本的同一版本

國家 Dorn745《國史》卷 1 與聖大 xyl. 2565《國史》卷 2、3 不僅頁數上與諸本不一,在文字上與它本也差異甚大。通過筆跡的比對,以及內容的考察,可以判定為同一個版本,且與其它諸本存在較大差異。這三冊書敘述更加簡約,線索更加清晰,內容連貫性更強。與其它敘述相同內容的《國史》比較,約而言之,二者差異有:

1. Dorn745《國史》卷 1 內容,相當於其他諸本卷 1 及卷 2 部分內容,與 xyl. 2565《國史》冊 2 內容承接。xyl. 2565《國史》卷 3 內容與其它諸本卷 3 內容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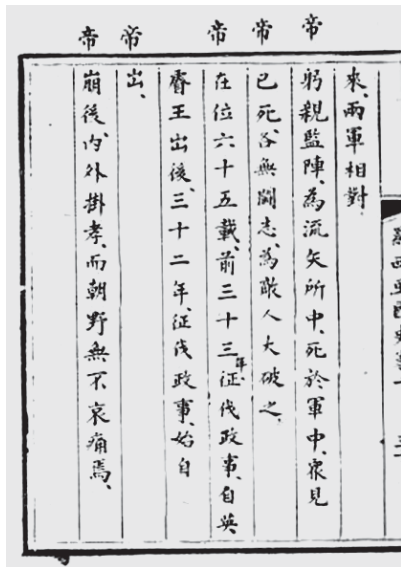


圖 3: Dorn745《國史》卷 1 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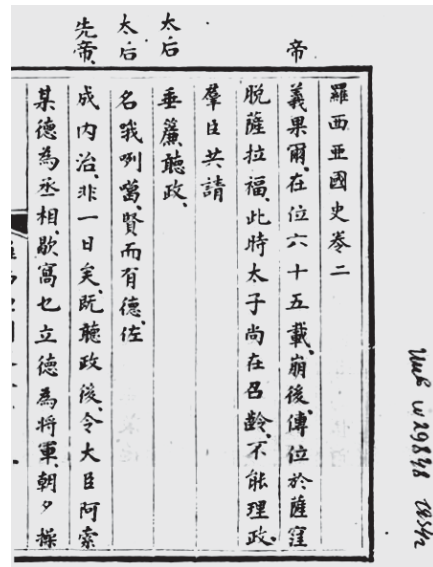


圖 4: xyl. 2565《國史》卷 2 首頁

2. 其他諸本中有多處詳細甚至有些蕪雜的內容,此三冊中無。以 xyl. F-60 與 Dorn745《國史》為例,如卷 1 開端,敘述起源,Dorn745《國史》言:“我朝開國,以迄於今,億萬斯年,籍其地,始為野人盤居,後有克滅立人居住其地,筑其城曰哦納城,其城上常有雲覆,恒無日光。其民風好文不武,後與斯克福人戰,為斯克福人破之,而其地遂為斯克福所居。”(1a) xyl. F-

60《國史》敘述時，至“其城之上有雲覆，毫無日光，雖晝似夜”後尚有一段文字：“此言略無實據，但其處海為黑海，二千三百餘年之先，前經革咧奇亞造俄勒魏亞城於黑海之岸，起自德乜坡爾江，入於海，通共盡八十里而遙。城民富戶，喜讀帕拉脫納士之書，而出戰之時，亦好吟誦果滅爾士之詩。帕納替喀瞥亞、發納果哩亞二城，舊為富強窩索坡爾國之京。其國之革羅多特士所記，羅西亞國南方，始有居人，梗概如此。今時和爾索納、耶喀帖哩諾薩拉福二省之處，古時蓋為克滅咧人所居。迨後，其人乃被斯克弗逐出於本地之外。”(1a—b)這一段文字，在 Dorn745《國史》中只用“其民風好文不武”一句話概括了，接下便開始對斯克福人的介紹。在 xyl. F—60《國史》中，敘述斯克福人伊始，即用一頁的篇幅旁涉周邊的塔窩哩人、阿噶斐亦爾斯人、也窩哩人、阿納多囉發革人、滅拉乜和咧尼人、薩拉瑪特人、布第呢、草羅呢、義爾可、斐薩革提、阿噶哩配亦、義歇多呢、瑪薩革替等人，閱讀甚不連貫，在 Dorn745《國史》中沒有這些內容。

3. 一些相同事件的敘述，三冊也有詳於 xyl. F—60《國史》的地方，且更具有故事性。比如在“降生五百八十五年”時間段，阿挖里大將巴楊罕與革咧奇亞交戰，部分薩拉窪乜人不願隨巴楊罕作戰，xyl. F—60《國史》卷 1 言：“革咧奇亞作史者曰：吾本處曾俘三人，無帶軍器，惟攜有琴。帝問何故，答云‘吾外人，本處名薩拉窪乜，在於西海岸極邊居住，汗巴楊送禮於吾耆老，令吾兵丁隨伊與革咧奇亞國交戰。耆老收禮，而遣吾與汗送信。緣吾居處相隔甚遠，斷不能發兵佐汗。吾之所行路程，約十五閱月，其汗並不揆度事理，而不准歸回。茲聞革咧奇亞國素有收郵外人之名，故吾三人至發拉克亞國。向不能用軍器，惟解彈琴。因吾敝處無鐵，不知戰陣，唯喜音樂，並好潔淨居處’等語。帝奇其人，身高矯捷，且極誠實。乃令給與飯食，而送回本處。”(9a—b)而 Dorn745《國史》卷 1 中，則安排了革咧奇亞帝與三人多次問答：“革咧奇亞帝召問之，答云：‘草莽之臣，薩拉窪乜，西河鄙人也。巴楊罕致書於吾主，令吾兵攻帝之前，伊兵攻帝之後，吾主雖非帝屬，然素日慕帝德化，又與帝無隙，故使臣等三人面見巴楊罕，言吾處相隔甚遠，不能從命，況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革咧奇亞帝曰：‘爾等所攜何物？’曰：‘所攜者，琴也。’帝曰：‘琴者，雅樂也。焚香獨坐於一室，操之斯得其趣，今為行人，何趣之有？’答曰：‘琴者，禁也。所以禁人之心妄思，意妄動也。臣等恐耳聞目見之中，心有隨之而去者，故攜琴以識其不忘禁也。’革

喇奇亞帝奇其人，乃與之飲食而釋放之。”(12a—b)相較而言，後者敘述更加的生動。

4. 也有少數內容此三冊有但 xyl. F—60《國史》無。較為突出的一個情節是卷 1 描寫斯克弗王被密提里大克王戰敗後復仇的故事。Dorn745《國史》中描寫的甚為精彩：“斯克福君雜於軍卒之中，逃往江東先陵之上。後數年，密提里大克被發拉克亞、瑪克多納、革喇奇亞三國之兵前後攻擊，首尾不能相顧，大敗逃於江上，覓舟渡江。忽有數隻大船，自江東飛奔而來，密提里大克王招之曰：‘舟子渡我過江，我有重賞。’舟人將舟攏岸，王與數人盡皆上船，忽一聲號，將王與兵將盡皆拿下。蓋斯克福君知三國之兵與密提里大克戰，知密提里大克王必敗走江上，故於江東岸駕舟候之。……(斯克福君)重整基業，遂更羅西亞國，而稱王號焉。(3a)”xyl. F—60《國史》此處只用“密提哩達特亦與斯克弗交戰”一句話便把事件交待了過去。

5. 對同一事件的敘述，二者有不盡相同的地方。如在“降生五百餘年之後”的時間段上，

寫到土爾克人侵伐俄果哩，後者變更其名為阿挖哩，而附於革喇奇亞事。xyl. F—60《國史》卷 1 言：“遣使於革喇奇亞國帝，其使人中之為首者，見帝由西替尼昂云：‘吾阿挖哩，最有勇戰之名，不可取勝。今欲與帝和睦，請帝給與俸祿及一切供用，並給善地，以為棲止。’帝不得已允其請，即依給付。”(7a—b)而在 Dorn745《國史》中則言：“遣使至革喇奇亞曰：‘吾阿挖里人，皆善戰之士，然兵凶戰危，實非所願，無何相約數千人來投君國。聞君行聖人之政，願入版圖而為氓。’革喇奇亞之君喜納之。”(6b)一是使者的言語咄咄逼人，革喇奇亞帝不得已而為之；一是使者言語謙順，革喇奇亞帝喜而納之。

6. xyl. F—60《國史》中大量徵引其他著作，而在 Dorn745《國史》卷 1 中則或者未之採用，或者經過進一步加工融入進自己的敘述。如 xyl. F—60《國史》卷 1 中會出現“俄第歇亞詩云”、“革喇多特士曰”、“革喇奇亞作史者曰”、“聖人乜斯脫爾曰”、“衆作史者曰”，甚至作者現身說法：“惟是薩拉窪乜各處名目過繁，吾譯時恐讀者憚其贅瑣，是以略具梗概，未及一一叙其部落，茲欲止寫其風俗。”(11a)這在 Dorn745《國史》卷 1 中也是見不到的。

當然，Dorn745《國史》卷 1 有時也會省略一些頗有價值的內容，比如薩拉窪乜人風俗

的描寫，較之 xyl. F-60《國史》，又進行了大量刪減。如薩拉渥也人對十二月的獨特稱呼，有著不同的意義，xyl. F-60《國史》中言：“十二月為一年，各月有別名。正月曰坡囉西也次，乃是月天色藍；二月曰歇承；三月曰素活亦，謂天色乾也；四月曰別咧索索拉，乃樺木之灰；五月曰塔拉窩尼亦，乃是月草茁壯；六月曰窩索克，乃是月日高起；七月曰車爾文，乃是月果成紅（筆者案：“月”字原無，據文意補。）；八月曰薩咧窩，乃是月電而無雷。九月曰路思，謂雨澤也；十月曰里索脫帕德，謂木葉蔞也。十一月曰鼓路登，謂雨雪也；十二月曰索土德乃，因其堅冰凍。”（14a—b）而 Dorn745《國史》卷1 並未指出這些稱呼所代表的含義。

據上，我們推測 Dorn745《國史》卷1 與 xyl. 2565《國史》卷2、3 當是列昂季耶夫斯基後期重新打磨的修訂稿，兩個不同的版本存在很多事件相同但文字不同之處。由此可見列昂季耶夫斯基修改時所參考的文獻，遠非僅僅是初稿，當仍是以原始材料為依據。這顯示了譯者試圖擺脫初稿，而重新進行的獨立思考。修訂稿在故事情節的敘述上，時間線索的條理上，顯得更加流暢。這些改變，使其在很多方面具有超越初稿的價值。

### 三 《羅西亞國史》翻譯過程及特點

現存的幾部《羅西亞國史》函套上多有譯者的識語，可以為我們瞭解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羅西亞國史》的情況提供一些信息，現抄列如下：

1. M30：函套貼著紅色紙簽，上面寫：“卡拉姆津的《國史》前三卷，由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在北京翻譯成漢語”。

2. C85：函套正面上寫：“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前三卷，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1828年。譯者贈給沙皇科學院。”

3. C86：函套側面上寫：“翻譯成中文的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譯者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函套正面貼有紙簽，上面寫：“由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漢語的卡拉姆津的《國史》。”

4. C87：無識語。

5. Dorn745：函套內側寫：“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前三卷，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1835年7月9日譯者贈給沙皇公共圖書館。”

6. xyl. F-60: 函套正面紙簽上寫:“卡拉姆津的《國史》前三卷,薩·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

7. xyl. 1062: 函套反面書簽上寫:“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前三卷,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

8. xyl. 2565: 函套正面寫:“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前三卷,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1828年。譯者贈給沙皇聖彼得堡大學。”

根據這些識語,可知列昂季耶夫斯基在北京期間(1821—1831)從事翻譯《國史》的工作,完成的時間是1828年前後。從譯文的語言水準來看,譯者當是尋找過中國文士幫助校訂譯文。《羅西亞國史》譯成之後不久,列昂季耶夫斯基當即委托別人帶回了俄國,贈給科學院、聖彼得堡大學等機構。其中,М30、С85《國史》原來屬於亞洲博物館的東方學家布羅斯(Броссе Ма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02—1880)收藏,С86與С87每冊上都印有“亞洲司圖書館”的章,當是俄羅斯外交部亞洲司後來轉交給東方文獻研究所的。Dorn745《國史》則是他本人回國五年之後贈給國家圖書館的。1850年12月09日,列昂季耶夫斯基還將一部譯本獻給當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並因此獲贈一枚寶貴的鑽石戒指<sup>①</sup>。還有一套書很有可能是獻給道光帝的,但這個事實很難證明<sup>②</sup>。

那麼,列昂季耶夫斯基為什麼將《俄羅斯國家史》帶到中國,並進行翻譯?又為什麼沒有全部譯完呢?

卡拉姆津《俄羅斯國家史》的出版,在整個俄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此書體現了作者君主主義保守的觀念以及泛斯拉夫主義的觀點,但它填補了俄羅斯國家歷史長期以來缺失的空白。因此,1817年前後,該書初次

①請查看:фонд 161-IV-1, опись 117, 1836—1869, дело 6, часть 1, л. 76, 15, 21 (俄羅斯帝國對外政策檔案館,櫥櫃 161-IV-1,第117集,1836—1869年,文件夾6,第1部,頁76、15、21)。

②《卡拉姆津漢語版〈俄羅斯國家史〉》中亦認為:“保存在亞洲民族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手稿部的一份手稿(即М30)尺寸較其他都大出許多,黃色絲綢封皮,有紅色的標籤,……這極有可能是獻給中國道光皇帝的。……無論是初稿,還是謄清稿,都是經中國人之手書寫的,從草稿中改動過的地方看,顯然經過了中國人的潤色。”(參閱國棟《俄國漢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237。)

發行八卷本共三千部書，一月之內便已售罄，以致很快一版再版。俄羅斯知識界對此書贊不絕口，他們如饑似渴地閱讀此書，甚至將書中的內容運用到個人創作中。享有“俄羅斯文學之父”盛譽的普希金曾贊道：“《俄羅斯國家史》不僅是一位偉大作家的著作，也是一位正派人物建立的功勳”<sup>①</sup>。他的歷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就是在《俄羅斯國家史》基礎上創作的。同時，以普希金為代表的一些知識份子也開始仿效《俄羅斯國家史》，著手編寫一些歷史書。普希金曾去烏拉爾山脈做野外考察，採訪目睹 1773 至 1775 年民變的人，搜集材料，創作了《普加喬夫起義歷史》（《История Пугачёвского бунта》）。列昂季耶夫斯基在聖彼得堡讀書，正是此書剛剛出版，風靡全國的時候，受到這種氛圍的感染，他自己也購買了這部書，隨後將之帶到中國去了。列昂季耶夫斯基曾在北京理藩院當俄語老師，或許因為教學需要，有了把俄羅斯的歷史介紹給學生的想法。這促使他決定翻譯此書。在他去北京之時已經能夠看到《國家史》的前八卷，但是他翻譯的只有前三卷。之所以沒有全部翻譯完，最大可能是因為工作量太大，時間有限，1828 年翻譯完一部分書，1830 年就要回國了。

列昂季耶夫斯基譯本《羅西亞國史》涉及了自九世紀至十三世紀的俄國歷史。在翻譯的時候，譯者將原書的章節變成中國古書通行的卷。譯本第 1 冊包括的表文、卡拉姆津序、第一卷，相當於原書的第一卷第 1 至 3 章。譯本第 2 冊（即卷 2）講述俄羅斯自 862 至 1015 年的歷史，相當於原書第一卷第 4 至 10 章。第 3 冊（即卷 3）時間自 1015 至 1054 年，相當於原書第二卷第 1 至 3 章。第四冊（即卷 4）時間自 1154 至 1113 年，相當於原書第二卷第 4 至 6 章。第五冊（即卷 5）時間自 1113 至 1146 年，相當於原書第二卷第 7 至 11 章。第六冊（即卷 6）時間自 1146 至 1154 年，相當於原書的第二卷第 12 章。第七冊（即卷 7）時間自 1154 至 1169 年，相當於原書第二卷第 13 至 17 章。第八冊（即卷 8）時間自 1169 至 1223 年，相當於原書第三卷第 1 至 7 章，不過第 4 至 7 章內容被極大的刪減。第九冊（即卷 9）時間自 1224 至 1238 年，相當於原書第三卷第 8 章。

<sup>①</sup>請查看：Пушкин А. С. , О народном воспитании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 ти томах. М.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Т. 7. С. 311（普希金 А. С.《著作集·關於人民教育》，莫斯科：文藝書籍出版社，1973 年，第 7 冊，頁 311）。

經過比較，譯文與原文在內容上存在一些區別。大體上說，有些地方是逐字逐句的直譯，非常準確，有的地方則是意譯，只是概括，還有不少沒有翻譯的地方。除了對內容的改動外，原書中的注釋、章節概要以及卡拉姆津所寫的關於征引文獻的文章，譯文中都被刪除了。對當時的俄國人來說，這些豐富的資料十分寶貴，很受歡迎。可能考慮到這些內容對中國讀者來說並不重要，也不適合他們的理解，譯者就全部刪除了。另外，卡拉姆津在敘述史實的同時，會將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用富有感情的辭藻、精當的評論，將俄羅斯的歷史與其他國家歷史進行對比等等。譯者則只著重翻譯事實，而未翻譯卡拉姆津的主觀情感與評論。再者，譯者還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其翻譯的內容中國化，適合中國讀者的閱讀體驗，如譯文模仿中國史書的書寫習慣，把“帝”字或意思相關的字換行頂格書寫，或在表達人名、地名文字的旁邊劃線，使其更加容易分辨。舉個例子，Dorn745《國史》的表文：

臣喀拉密性尼闊賚謹奏，為遵旨纂修國史事。臣一介菲材，不堪史作，誠所自知。蒙我皇上過於拔擢，臣不得不竭盡駑駘，恭繕稿本，以奉睿裁。伏思皇上高拱九五，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進賢臣，遠佞人，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日新，聖政日舉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此亦聖王所不能無也。想昔先皇多納帝，耀德不觀兵，而猶有事於巴提闡者，所以討不庭，誅有罪也。故我師一出，未嘗老於外，而有曠日持久之嗟。運籌幃幄，決勝千裏，雖先皇之奇謀，亦天主之眷佑。故六月興師，頓忘薇王事之苦，一月三捷，不憚雨雪載途之勞。然雖戰勝有功，究之矢其文德，又非先皇之所樂也。自摧殄巴提之後，摠武修文，講法制於深宮，明堂不徒懸月吉之文，大庭不空垂象魏之書。而大綱小紀，武緯文經，悉本先皇之精神以出之。於是授產均田，酌古制而詳為經畫，飲射讀法，集間里而勤為講觀。將見井田可復也，學校可興也，疲癯殘疾有養也，勞來匡直有教也。遊我野，依然邳隆之象；入我國，宛然太古之風。是皆聖德修，而萬民所以化也；聖政美，而億兆所以從也；聖教隆，而西洋所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願我皇遵先皇之法則，率由舊章，於政治風過早摠，如鄉斯應，不介而孚，不言而喻，不肅而成矣。臣謹拜以表聞。

據譯者的意思，此表文是卡拉姆津（喀拉密性尼闊賚是他姓名的另外



一個拼寫)給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寫的。不過,如果我們將文中俄國人的名字去掉,讀者可能會認為,對象不是俄國沙皇,而是中國皇帝。這是因為該表文包涵了豐富的中國文化元素。譯者運用“大庭不空垂象魏之書”、“經書”、“井田”等擁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語詞,說服沙皇應該依靠倫理道德治國。這些中國化的內容是卡拉姆津書中原無的,非常接近中國儒士與皇帝寫奏表的標準。

#### 四 結語

清朝晚期,內外交困,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侵入,也迫使清政府及有識之士去瞭解外面的世界。光緒年間前後,先後湧現了一批介紹各國歷史的書籍。就俄羅斯而言,就有《俄羅斯》三卷(法國波留撰,日本林毅陸原譯、中島端重譯)、《俄羅斯史》二卷(日本山本喜雄撰,麥鼎華譯)、《俄羅斯史》十六章附《俄羅斯史中大事年譜》一卷(俄伊羅瓦伊基撰,日本八代六郎譯)、《露西亞通史》(日本山本利喜雄撰,清廖壽慈譯)、《俄國新志》八卷(英國陔勒低撰,英傅蘭雅、清潘松譯)、《俄史輯譯》四卷(英國闕斐迪譯,清徐景羅重譯)、《俄國近史》二十卷(法國蘭波撰,英國竇樂安補輯,清蘇本鈔譯)、《近世露西亞》(日本占部百太郎撰,清廖壽慈譯)等多部。相較而言,道光年間翻譯的《羅西亞國史》雖然不是很完整,但這畢竟是一位俄國學者向中國展示本國歷史的較早嘗試,具有開拓的意義。因為在北京長期生活,列昂季耶夫斯基以極高的熱情學習中國文化,並深入瞭解中國。他運用各種方式(如翻譯中國典籍,繪製中國圖片、開中國學博物館)幫助俄羅斯人民認識古老的東方文明,同時也在試圖把俄羅斯介紹給中國人民。可以說,列昂季耶夫斯基在中俄文化的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

(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館長米拉娜(Azarkina Milana)女士、俄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高級研究員、遠東科科長龐曉梅(Pang Tatiana)女士的幫助,在此謹致謝忱!)

(作者單位:濟南大學文學院、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系)

